

陈万溪:军队赐予我荣光

本报记者彭洁/文 金虹跃/摄

“部队是个大学校”，这是78岁的陈万溪对三年从军生涯最大的感受。在那所特殊的学校里，只念过几天书的他成长为一名光荣的“五好战士”，这是他平凡一生中，最大的荣光。

参军

三州乡是偏僻的，山路盘旋而上，弯弯绕绕，直到交通四通八达的今天，驾车从天台城区到这里，仍需要40分钟左右。上眠犬村，据说是因为村后有一座形如卧犬的大山而得名，最早叫眠犬村，后改名为上眠犬。1944年6月，陈万溪出生在这个村庄一户贫困人家，上面有5个兄弟姐妹，他排行老六，是最小的一个。

陈万溪的世界充满了吃不饱穿不暖的穷苦色彩，5岁那年父亲的去世，让这抹色彩变得更加浓烈。13岁开始下地务农之前，陈万溪只上过几天学，每天在村里跟其他两个小孩放三四十头牛，勉强学会写自己的名字，再也不会其他的了。虽然没有文化的滋润，但陈万溪仍然是个满身热血的少年，眼看着家中的大哥成了一名光荣的抗美援朝战士，四哥在1956年成为义务兵，参军的念头在他稚嫩的心田埋下了种子。

1965年年底，征兵的消息再一次传到了僻远的上眠犬村。陈万溪毫不犹豫，立刻去报了名。头一年他就想参军，但体检时被检查出有严重的沙眼而没能如愿。这一次，陈万溪终于符合了参军要求。

但母亲不希望他去。那时，母亲60多岁，浑身是病，劳重的农活压弯了她的腰背，她的身体就像枯萎的丝瓜垂坠下来。陈万溪对母亲说：“我也想像哥哥们一样保家卫国”。春节前，陈万溪背上行李出发了。从那天

台坐车到临海，再从临海到海门，住一晚，他坐上了驶向大陈岛的船。

好体格

船在翻涌的海浪间颠簸前行，不少人都因为晕船吐了，但陈万溪没有，他甚至没有感到丝毫不适，面对着苍茫的大海，他只觉得激动和兴奋。

后来再回忆起来，老人笃定地说：“我那时候就是体格好。”他又说了一件事来加以佐证。1966年，陈万溪已经是一名业务过硬的通信兵了。一天，一艘来自山东的渔船由于操作不当，弄断了埋于上大陈岛与下大陈岛之间海域下的电缆，通信连接到命令前去抢修。二三十位战士乘着两艘小船前往，到了相关海域，船在风浪间停了下来。被弄断的电缆需要捞上来，连接好，再沉回海里。

海上的风浪，即使在晴天也有3级左右。小船在海上随着波涛摇晃晃晃，如两片挂在枝头随风飘荡的叶子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船上的许多战士都因为晕眩呕吐起来，包括从军多年的连长。陈万溪却如履平地，身体没有任何痛苦难受的反应，他迅速而细致地完成了电缆抢修作业。直到这天晚上，万籁俱静，陈万溪躺在床上，才感觉自己像是仍漂在茫茫海上，身体上下不停地摇晃，但“就我抢修电缆时是没有晕船的，说明体格是不错的”。

写信

退伍回家时，原本只会写自己名字的陈万溪，已经能写出一封几百字长的信了。在部队，他“认识了很多字”。

“我们那个连队，有很多江苏老兵，其中一半的文化程度都在初中以上，平时的晚上和周末的休息时间，他们就教我识字，学习文化知识。”

除了热心的江苏老兵，在架线2班，有个叫陈建富的战友与陈万溪关系很好。陈建富也是天台人，家乡在南屏，写得一手好字，出的黑板报总能获得战士们的好评。两人都买了一支新钢笔，一个耐心地教，一个虚心地向学，一有空闲就坐在一起谈心……在陈建富的帮助下，陈万溪的识字水平进步飞速。

小时候，陈万溪曾看到参加抗美援朝志愿军的大哥给母亲寄来的书信，母亲也不识字，就找了村里的教书先生来一字一句地念给自己听，并请先生代笔回了一封信。参军识字之后，他也提笔给母亲写去了一封信，大致内容是“妈妈，我在部队一切都很好，大家对我也很好，您放心吧”。没多久，他收到了母亲的回信，“你在部队要听领导的话，好好地生活”。

五好战士

“五好战士”，是1960年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决议提出的，指政治思想好、军事技术好、三八作风好、完成任务好、锻炼身体好。1966年年底，陈万溪被评为“五好战士”，只可惜那枚漂亮的奖章不知被老人放到了哪里，已经无从找起。但陈万溪清楚地记得，自己为何能被评为“五好战士”。

步兵拿枪、炮兵打炮，通信兵的

标配就是一卷电话线和一台电话。

在每天一个小时的军事训练中，陈万溪最常做的动作就是将一卷电话线放出去，再收回来。这看起来似乎很简单的动作，在实际操作中却需要熟能生巧的技术。电话线在布设时讲究时效和速度，长长的电话线要直直地甩出去，放出去的线又要互相平行，固定后形成四个直角，这样才能在最短的时间里收回。

一卷电话线、一台电话，陈万溪每天背着这些重约15公斤的装备，在酷暑或严寒中，不停地往复奔跑，重复着放线、收线的训练，从不叫苦。

好在部队的伙食实在是不错。托了东海的“福”，带鱼、黄鱼、墨鱼，这些鲜嫩肥美的海鲜常常出现在战士们的餐桌上，每个星期都至少能吃上一顿肉，一盆菜一盆饭，陈万溪在部队长胖了好几斤。

1969年，老兵陈万溪带了几个通信连的新兵蛋子进行电话线的收放训练，新兵学会了，他也该退伍了。那年2月，陈万溪回到上眠犬村，回到了田间地头。他回家的第三年，母亲去世了。

28岁那年，陈万溪和邻村的姑娘结了婚，先后养育了3个孩子，都很有出息，现在分别在上海、杭州和宁波这些“大城市”里工作生活。而他和老伴，仍住在上世纪80年代买下的两间石头房子里。

冬日的上眠犬村，像被放置在一个巨大的冰窖里，异常得冷。透过玻璃窗洒进陈万溪的阳光，也没能给石头房子增添多少暖意，但老人显然已经习惯这样的寒冷，他认真地讲述着从军时的故事，仿佛回到了那时。



再走垦荒之路 重温燃情岁月

陈万溪



第二十七期·人物名片

陈万溪，1944年出生于天台县三州乡上眠犬村，1965年年底应征入伍，服役于某部81团通信连架线2班，1969年退伍回到家乡，当过村生产队队长，一直以务农为生。



第二十七期·人物名片

王立明，中共党员，1947年3月5日出生，天台县平桥镇下王村人。1965年12月应征入伍。新兵连训练结束后，被分配至1营1连1排3班成为一名炮兵。1970年1月20日退伍。同年，来到位于丽水市云和县的浙江省国防办兵工厂，成为一名铣工，后又调至保卫科工作。1980年，在天台县药厂担任保卫工作，直至退休。



王立明:当兵要为人民服务

本报记者王佳丽/文 杨辉/摄

在王立明家中一楼客厅的架子上，摆放着几张老照片，时间最久远的是一张他入伍时的旧照。虽然已时隔五十余年，但这段当兵的往事他依旧记忆犹新，“当年我家条件比较困难，家里只有妈妈和弟弟，去当兵想着能够锻炼自己，保卫国家。”

时间回到1965年的冬天，19岁的王立明和村里另外4名被征召的男青年一起来到天台县城，和其他新兵集合。等待三天后，所有人坐船来到了海门。“一到海门，我们心里就很高兴，感觉来到了‘大城市’，晚上路上亮着许多灯。”

第二天早上，新兵们坐上了前往大陈岛的船。“在大海上，我们什么也看不见，许多人没有坐过船，受不了海上的颠簸，吐了，不过我没有吐。”王立明还记得船经过一江山岛的时候，风浪最大。

熬过这最大的风浪，距离下大陈岛已经不远了。果然，上午10点多，船抵达下大陈岛。王立明跟着人流走下船，只看见码头上有一群老兵正敲锣打鼓地迎接他们，他的军旅生活在“咚咚锵锵”中正式开始了。

来到上当炮兵

新兵连训练结束后，王立明被分配到了1营1连1排3班，成为一名炮兵。

炮弹发射是炮兵的主要练习任务。“集体实弹训练时，射击对象是海上用船拖着的活动靶，发射之前，风向、距离都要测算好。”连长通常会站在一旁指挥，“预备，放。”战士们便飞快装弹、瞄准、发射，一气呵成。

实弹只在固定训练时间才能用上，平时，战士们要练习标准操作动作。“我们要学习测量、计算等技能，还要背公式，我文化程度低，学得慢。”王立明有些惭愧地说。

虽然文化程度低，但幸好他的胆子足够大，能够顺利地完成任务。

王立明所在的1连驻扎在小半天村，地理位置比较关键，是特务登岛的优选地，因此站岗巡逻的工作十分重要。

王立明被安排在营房站岗。“有时候我们要晚上站岗，胆子小一点的战士们就受不了。入伍前我的胆子就很大，所以没过多久就适应了。”除了黑暗和恐惧，战士们还要面对天气的寒冷。王立明用手指着膝盖说：“1968年的冬天特别冷，有一次下大雪，我结束站岗，在回去的路上，雪都积到了我这儿。”

除了站岗、训练，王立明也会和战友们一起出任务。“我当兵的那几年，局势比较紧张，要严防特务潜入。我们连是加强连，比其他连队武器配得更齐，所以经常派我们出去任务。”

让王立明印象最深刻的，是一次去一江山岛“搜山”的任务。

那天早晨，战士们如往常一般出操回来，正准备吃早饭。王立明也拿起一碗饭正准备开吃，突然，他听见外头传来“哒哒哒”的号声，赶紧放下碗，和战友们飞速跑回营房，拿了手榴弹、机枪等武器，背上背包，跑步前往码头集合。

码头已经停着一艘登陆艇。战士们集合完毕，领导发出指令，“子弹准备”。大家迅速将子弹装上枪膛。

到达一江山岛，战士们下了船，领导又发出新指令，“要以最快的速度到达上面”。王立明也随着大部队向高处走去。

“一江山岛平时没有部队，也没有老百姓，只有渔民偶然会在附近捕鱼。部队接到消息，说可能有特务潜入，所以派我们来搜山查找特务。”这次搜查的结果，自然是没有找到任何特务。王立明解释说：“我们有个瞭望台，瞭望台上还有望远镜，可以看到很远的地方。敌人的登陆艇、炮艇在很远处就能被我们发现了。”

海岛记忆二三事

王立明只在大陈岛上待了四年多的时间，但这四年给他留下了十分珍贵的回忆。

他家客厅的柜子上摆放着两只葫芦丝，在我们的邀请下，王立明起身表演了一小段葫芦丝演奏，“我在部队跟着战友学会了吹笛子，有了一点基础。退伍回家后，我就自己买了葫芦丝，继续吹。”

王立明还在部队学会了写信。“我的文化程度低，一年级到三年级各念了两年，所以念了六年书，却只上了三年级。”到了部队后，他写信都不会写。

不会写，那就只好去学。每次战友在写信，他就站在一旁学习。看报纸的时候，遇见不认识的字，王立明也会向战友请教。渐渐的，他不仅能够写信回家，还会写自己的发言稿了。

那时，海岛物资匮乏，每个班都要搞农业生产。“我们班会种花菜、包心菜等蔬菜。”下地种菜，这肯定难不倒王立明，入伍前，他就村里的生产队里劳动，是家里的顶梁柱。

除了搞好部队的生产，战士们都会帮助老百姓劳作。“那时我的心里别的都不装，只想为大家服务、为人民服务，多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。”

挖番薯、收麦子、抓墨鱼……春夏秋冬，不同时节，战士们有不同的挑战。“种海带”是让王立明最难忘的。“有一个大木桶里放满了绳子，我们把绳子拿起来，拆开，老百姓把海带苗塞进绳子的空隙，串满海带的绳子被绑在竹子的两端，再将竹子放在大海上。”到了丰收的时节，海带苗会长成一根根粗壮的成熟海带。到了这时，战士们又会全员出动，开始晾晒海带。

丰收的场景给王立明留下大海富饶而迷人的印象，岛上的生活也大多是平静而祥和的，但也有危险莫测的时候，这大概和他记忆深刻的两件事有关。

王立明对我们讲起他在当兵的时候，听说曾有7名姑娘在岩壁摘紫菜被海浪卷走的事情。还有另一件事，是他的亲身经历，“当时我们在打篮球，接到电话说有人从山上掉到海滩上。我们马上赶到出事点，在现场组成‘人梯’搭救，只可惜被救上来的人还是在当天晚上去世了”。

海风吹浪去无边，一晃光阴四载过。

1970年1月20日，王立明退伍回到家中。几个月后，他来到了位于丽水云和的兵工厂，在铣工岗位工作了一年，调到了保卫科。1980年，王立明又在天台县药厂担任保卫工作，直至退休。

也许本身就有武术天赋，又或许是部队的锻炼给他打下了基础。1973年，王立明成功拜了一位师傅，开始了自己的习武生涯。“当兵锻炼了身体，后来我又练武，身体一直很好，从来没有进过医院。”王立明对此很是自豪。

退休后，他加入村里的老年协会，没过几年就成为老年协会的副会长。在忙家里家外的杂事之余，王立明开始带领村里的孩子练习武术、表演舞狮，似乎又找回年轻时的状态。最重要的是，他在发挥余热的过程中，又收获了“为人民服务”的快乐。

